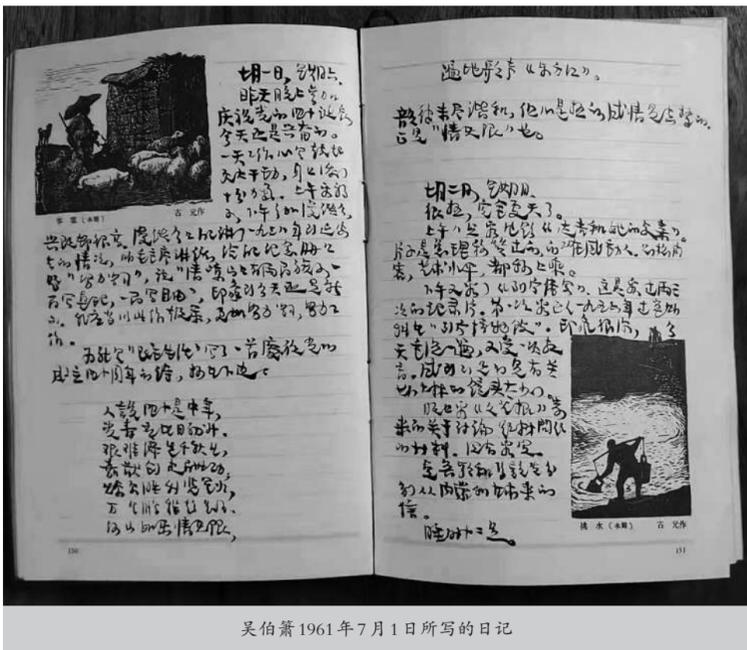


吴伯箫的七一日记

秦利生



吴伯箫1961年7月1日所写的日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文化信息协会红色收藏工作委员会会长秦利生收藏有一本吴伯箫的日记,其中1961年7月1日所写的日记让人印象深刻。

七月一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参加庆祝党的四十诞辰,今天还是兴奋的。一天工作心里鼓起更大干劲,身上添了十分力气。上午看稿子,下午参加座谈会,兴致都很高。座谈会上自己讲了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去的情况,听毛主席讲话,给自己纪念册上题“努力学习”,说“清凉山上有两面旗帜,一面写真理,一面写自由”,印象到今天还是新的。我应当以此做报答,更加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为社里“民主生活”写了一首庆祝党的成立四十周年的诗,抄在下边:

人说四十是中年,党寿应比日初升,艰难缔造千秋业,嘉猷创建百世功。

燎原胜利览星火,万里征程超长风,河山如画情无限,遍地歌声“东方红”。韵律未尽谐和,但心是热的,感情是真挚的,正是“情无限”也。

吴伯箫原名照成,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191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任学生会干事。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罢课,查日货,宣传民主与科学等活动。

1924年夏,吴伯箫师范毕业后,经同乡介绍,到孔府家馆任英文教师。1925年夏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31年夏毕业后,他在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任事务员,结识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孟超等。1935年,吴伯箫任济南乡村师范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暑假期间,他回到青岛,与老舍、王统照、洪深、臧克家、王亚平等创办《避暑录话》。1938年4月,吴伯箫长途跋涉到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抗日文艺工作组组长,赴长治一带工作。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者的领导工作,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并坚持散文创作。

汉代陶仓楼

李笙清



汉四层通体彩陶仓楼

汉代盛行厚葬之风,人们视死如视生,认为灵魂不会随着死去而消亡,生前、死后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尤其是汉代后期,陪葬品多以缩小版的实物替代品为主,如陶灶、陶壶、陶鸡、陶狗、陶楼等,故随葬明器中,死者生前生活环境及所用的生活用品被大量制作成浓缩版的高仿明器,房子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建筑类明器之一,从出土的汉代墓葬陶仓楼明器中,可管窥到汉代建筑的规模形制。

汉代五层连阁式彩绘陶仓楼通体彩陶仓楼,进深69厘米,高161厘米,出土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马作汉墓,收藏于焦作市博物馆。陶仓楼为两栋连阁式建筑,主要由院子、主楼、附楼、连阁组成,另有看门陶犬和楼中陶俑等,26个部件可以拆分组装。左边的主楼为主人居住环境,上下五层,一只忠实的看门狗卧于门口,形象逼真,正侧面而视,目光中透着一丝机警。底楼院门上盖有宽大的屋檐,两角建有亭,中间的两扇对开门上饰有兽衔环首各一件,门楣较高。二层、四层和五层间均置有四面飞檐,盖筒瓦,二层开有四扇小窗,三层外有低矮围墙,开两扇门,四层开两扇大窗,右边窗口有一陶俑端坐于窗前,眺望远方,神情悠闲,似在守望自己的家园;顶层明显狭小许多,楼顶作庑殿式,上面站立一只陶朱雀,身形丰硕,憨态可掬。朱雀为中国古代神话中天之四灵之一,在先秦被认为可以接引死者灵魂上升于天,陶仓楼上布置陶朱雀,反映了墓主人死后升天成仙的渴望。二、三层檐下分别出有三根挑梁,挑梁上各置有一朵斗拱,屋面绘有三角形、菱形等各种几何纹饰。在三、四层之间,一条盖有廊檐的通道(汉代称复道)与右边的附楼紧密相连,构思巧妙,独具匠心。附楼为用于储藏粮食的仓楼,上下四层,一楼开有门,二、三、四层各开有一扇小窗,顶层覆盖四阿顶,屋面盖筒瓦。陶胎红色,外施黄釉,通体彩绘,虽经岁月沧桑风雨侵蚀,仍色彩绚烂,鲜艳夺目。整个建筑雄伟壮观,设计巧妙,比例协调,错落有致,拆分组装灵活,尽管已过去2000余年,院门还可以随意开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建筑的工艺特色。

《秋鸿图谱册》与《秋鸿》琴曲

吕伟涛



明代《秋鸿图谱册》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天地同和——中国古代乐器展”中,《秋鸿图谱册》是一件极为有趣的展品,它为水墨工笔画与琴谱的合装本,是一套极为珍贵的古琴资料。在201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大器遗音——故宫博物院古琴文化展”上,亦用了此册图画作为背景墙。

《秋鸿图谱册》

《秋鸿图谱册》现藏故宫博物院,系明代宫廷旧藏古琴浙派徐门所传琴曲《秋鸿》之图谱册页,绘图在前,琴谱在后,为绘图与琴谱的合装本。该图谱册共分四册,册面装裱五色仿宋锦,素绢签,纵41.4厘米、横71.9厘米;右上角题楷书“琴谱”二字,并分别注序号为“平”“沙”“落”“雁”四字于其下。

图谱册之绘图为绢本水墨工笔画,纵24.3厘米、横62厘米,每段为一开,内容皆按曲目标题绘制,精美绝伦;琴谱为减字谱,纸本,楷书,纵19.3厘米、横58.1厘米,亦每段为一开,并有标题。

图谱册无作者名款,每册封面后一开与最末一开上方均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印玺。

“平”册(第一册)先有《清商调》《夹钟清商意》《飞冥吟》(夹钟清商调)三段曲,后为《秋鸿》正曲,其顺序为《渡江》《宾秋》《依渚》《呼群》《呼芦》《悲秋》《聚沙》《宿芦》,共8段;“沙”册(第二册)收录了《争芦》《出渚》《引群出塞》《列序》《一举万里》《衔芦》《打围》《情同友爱》《云中孤影》,共9段;“落”册(第三册)收录了《南思洞庭水》《北望雁门关》《顾影》《入云》《破阵》《书空》《远落平沙》《叫月》《延颈》《报更》,共10段;“雁”册(第四册)收录了《问讯衡阳》《传书》《避弋》《惊寒》《怀北》《引阵》《入塞》《天衢远举》《声断楚云》,共9段,《声断楚云》末尾有“详订秋鸿三十六段终”字样。

“平”册(第一册)第一开为《清商

调》和《夹钟清商意》两首练习曲,第二开为序曲《飞冥吟》(夹钟清商调),其下进入《秋鸿》主题,图先曲后,依次排列。《秋鸿》琴谱自《渡江》开始,《声断楚云》结尾,共36段。明清许多琴谱集均收录有《秋鸿》一曲,起止基本相同,但一般从《飞冥吟》开始,没有《清商调》与《夹钟清商意》两首小曲,且中间各段次序多不一致。即使与明初朱权的《神奇秘谱》和黄献的《梧冈琴谱》相较,该图谱册所录《秋鸿》琴谱曲目顺序也多有不同。

古琴专家郑珉中先生称《秋鸿图谱册》为明官原旧装裱,册页未有重装迹象。绘图与琴谱结合的图谱册极为稀少,目前所见仅此一例。

在《秋鸿图谱册》“平”册(第一册)第三开谱名“秋鸿”二字下,有两行小字注:“妙品夹钟清商曲,世谓清商楚望谱,瓢翁、晓山二人删节。”表明该琴谱经“瓢翁、晓山”二人删节。“瓢翁”乃南宋浙派著名古琴家徐天民别号,而徐天民之孙徐梦吉,号“晓山”。徐天民、徐梦吉,以及徐梦吉之子徐和仲,徐门数代皆为古琴浙派大家。

徐和仲系明洪武元年“文华堂”著名琴家之一,据《琴史初编》记载,明成祖朱棣在藩邸时,曾召见徐和仲,并给以赏赐。《秋鸿琴谱册》前端的两首序曲为古琴浙派徐门琴谱的特点,琴谱中的两行小字无疑徐和仲之所为。据此,郑珉中先生认为此琴谱册或为徐和仲当时所进,故北京故宫博物院留存至今。

《秋鸿图谱册》一直深藏于故宫博物院,之前能接触到的人很少,更谈不上对其研究。直到2006年12月,郑珉中先生主编的《故宫古琴》一书出版,其下册影印了全部《秋鸿图谱册》,才使这件传世珍品得以公之于众。

《秋鸿》琴曲

郑珉中先生在《故宫古琴》一书中,首先判定《秋鸿图谱册》为“明官旧藏”,其

依据是《琴史初编》。《琴史初编》为今人许健先生编著,在“明代”一章中,许健先生介绍徐和仲说:“明成祖朱棣在藩邸曾遣使召见,并给以赏赐。”

此外并未注明信息来源,也未提及《秋鸿》琴曲。而郑珉中先生据此断定“此谱或系徐和仲当时所进,故宫中藏有此谱”,此言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因为没有资料证明徐和仲有此图谱册,也没有文献记载他曾献此图谱册给明成祖,更没有证据表明此图谱册在明初官中就有收藏。然而,郑珉中先生在《清官旧藏秋鸿琴谱》一文中说的是:“此件琴谱可能是由明代浙派徐门名琴家徐和仲在洪武年间进献给官廷的。”

尽管郑珉中先生在推测时用了“或系”“疑似”“可能是”字眼,但得出结论时则相当肯定:“可信这部图谱应为浙派徐门的传谱,且图谱早于《神奇秘谱》。那么《秋鸿》一曲之作者确非朱权,实为南宋郭楚望可以明矣。”

郭楚望,名沔,浙江永嘉(今温州平阳)人,南宋末年古琴名家,浙派古琴的创始人。郭沔的琴曲作品非常丰富,包括《潇湘水云》《泛沧浪》《步月》《秋雨》等,其中以《潇湘水云》最为有名。

在推测的基础上,郑珉中先生将《秋鸿图谱册》确定为明洪武年间已有之,并以此认定其早于成书于洪武乙巳(1425年)年间朱权的《神奇秘谱》,从而否定朱权对于《秋鸿》琴曲的最早著录和著作权,将之归属于南宋末年琴家郭楚望。

最早记载《秋鸿》琴曲作者为郭楚望的是《梧冈琴谱》,此书的编撰者为明弘治年间的黄献,距朱权生活的时代也有100余年。《梧冈琴谱》并未说明郭楚望为《秋鸿》琴曲作者的依据,只是把《神奇秘谱》中“解题”的“雁仙曰”改为“楚望曰”,其他内容皆同。

朱权在《神奇秘谱》序言中说得清清楚楚,是将“昔人不传之秘”“无有吝语,刊之以传后世”,即将自己之所得刊布奉献给世人。他刻传的这部琴曲,是当时许多琴师在教授“琴生”时参订写下来的,很可能是

经过那些琴师集体研究审订过的,这不同于后来许多琴谱集囿于狭隘的“一家之言”“一派之见”。无门户之见,全心编选经典之作,正是《神奇秘谱》突出的优点。朱权将《秋鸿》琴曲列于最后,自是有别于上卷的唐宋古琴曲和中下卷的宋以降的流传琴曲。

《神奇秘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琴曲谱集,在我国古琴史上享有盛名,其编撰者为明初的朱权,成书于明洪武元年(1425年)。全书分上中下3卷,共收63支琴曲。下卷最后一曲题名《秋鸿》,是一部长达36段的大型琴曲。《神奇秘谱》不仅是最早著录此曲的琴谱集,且在书中朱权明确说明此曲由他所创。

在《神奇秘谱》中,朱权为每一首琴曲均做了“解题”,其中有些是勾勒该曲的史料,有些则为朱权对琴曲的理解。《秋鸿》的“解题”阐发了《秋鸿》琴曲的寓意是“盖取诸高远遁放之意,游心于大虚,故志在霄汉也”,礼赞秋鸿“凌空明,干霄背,扩乎四海,放乎江湖,洁身于天壤”的品格。“解题”既继承了古人视鸿雁为动人情思、发人感慨的审美物象的传统,又寄托了创作者自身经历真切感受。

“解题”中还有《秋鸿赋》一篇,是朱权存世的唯一赋作。之所以古琴学界认为《秋鸿》琴曲为朱权创作,且这一观点出现较早,就是源于《神奇秘谱》中朱权所作的这篇《秋鸿赋》。朱权在该赋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了《秋鸿》琴曲质量之高远,还在赋末尾说:“或问制作者其谁,苟非老于琴苑,孰能为之掇扬;乃西江之老嫗,诚天胃之诗狂,羌扶醉以写兴,故督教于章。”

朱权自26岁到南昌就藩后,“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期间”,期间40余年岁月,朱权确乎是“老于琴苑”。而“西江之老嫗”“天胃之诗狂”,更明白地点明了作者的居住地、生活状态、身份、才学性情,正是朱权自己。

《秋鸿》琴曲之清代往事

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与《秋鸿》琴曲也有过交集,而这交集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清代著名琴家唐槐。

唐槐是一位旗人琴家,乾隆皇帝曾多次听他弹琴。唐槐在清康熙年间曾随大将军费扬古出征昭木多,立下军功,甚至负伤。据《满洲大臣传》之《费扬古列传》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费扬古率部与噶尔丹作战,将噶尔丹诱至昭木多并击溃。其时唐槐随费扬古出征,尚为年轻。雍正年间,唐槐封副都统。到乾隆初年,他已告老家居。

唐槐告老后,寓居北京西山。乾隆皇帝听其弹琴,均为去玉泉山静明园之时。乾隆十二年(1747年),曾作两首听唐槐鼓琴的诗,都比较特别。其一《善琴者唐槐村居西山山下是日过其庐因题》,诗中介绍了唐槐的生平。其二《香山听唐槐弹琴》,则更值得玩味。时值初秋,玉泉山下静明园,距唐槐的居所只相隔五里路,所以唐槐受邀“抱琴而来”。诗中对唐槐所奏《高山》《流水》《秋鸿》三支琴曲的感受做了描绘,认为古琴才是“正始之音”,“箏笛笙筑”不能比拟。

笔者认为,乾隆皇帝此诗对三首琴曲的形象描写,并不意味着他顿悟琴理,他依然“平生不识官与角”,只不过是“其理或可推而知”。尽管乾隆皇帝不甚解琴音与琴理,却对听琴兴致盎然,也对唐槐鼓琴评价颇高,大有“伯牙子期”般的惺惺相惜之情。或许正是因此,乾隆皇帝对《秋鸿》琴曲格外印象深刻,于是也就有了《秋鸿图谱册》上那么多的“乾隆御览之宝”钤印。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出版

本报讯(记者 付裕)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重要子课题之一——《呼伦贝尔民族文物考古大系》课题组日前在北京举行编撰工作会议,相关人士称,该10卷本考古大系已经出版6卷,计划2021年内新出版两卷,2022年底完成全部编撰出版工作。

“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于2012年8月正式立项,旨在通过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新的考古材料,开展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力争取得新的学术突破。

呼伦贝尔地域辽阔,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经过多年努力,考古工作者已在大兴安岭林区、呼伦贝尔草原及呼伦湖周围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包括相当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石板墓、西汉时期的鲜卑墓、隋唐五代时期的室韦遗存以及蒙元时期的城址等,特别是海拉尔区谢尔塔拉墓地、陈巴尔虎旗岗嘎墓地发掘发现一批8至10世纪的游牧民族墓葬,为在呼伦贝尔地区研究蒙古族起源提供了科学考古发掘的实证资料,备受中外学术界关注。

黄庭坚行书

《惟清道人帖》



《惟清道人帖》页,宋,黄庭坚书,纸本,行书,纵29.3厘米,横3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黄庭坚在江西分宁,此帖当书于其年夏日,时年51岁。《惟清道人帖》有峭拔之态,充分体现了黄庭坚行书的特点,为其代表作。其内容记录了惟清道人的品行及与张商英(天觉)的交往。惟清道人俗姓陈,南州武宁人,为江西隆兴府黄龙寺禅师,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卒。

此帖释文为:惟清道人本贵部人,其操行智识,今江西丛林中未见其匹。昨以天觉坚欲以观音召之,难为不知者道,因劝渠自往见天觉,果已得免,天觉留渠府中过夏。想秋初即归过邑,可邀与款曲。其人甚可爱敬也。或闻清欲于旧山高居筑庵独住,不知果然否?得渠书,颇说后来草堂少淹留也。庭坚叩头。

此帖为清官旧藏,篆盖印有“缉熙殿宝”、项元汴诸印、“仪周珍藏”等22方,半印5方,此帖曾收在《法书大观册》内。曾著录于《妮古录》卷四、《平生壮观》卷二、《墨缘汇观》法书卷上、《三希堂法帖》卷十三可见清代乾隆皇帝曾题赞称此卷“凌冬老干千崖岩壑”。(付裕)